



歸巖集

禮

墓誌 墓碣 墓碑 祭文 祝文

碑陰

卷五

20  
3180  
3





門 20  
號 3180  
卷 3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五

祝文

親

祭祈兩文

神惟顯思冢土是主澤遍動植德施斯普民如不食  
神亦奚托顧予忝位不克若德負愆既多示警宜亟  
今茲之旱亦孔之酷百穀盡萎四郊無青罪實在予  
何辜生靈小爾雖零亢陽旋曝苟失今日雖雨何益  
既卒室璧以身為牲庶霈甘澍蘓我羣生 右國社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尊配于社我祀孔揚凡動與植  
咸資休澤惟予不祥僣言尤是速徂茲南訛旱魃斯酷





此膏不下零雨旋涸田疇龜坼黎庶魚鳴種不入土  
染盛暑供仁愧長人禮缺事神予宜有罪可哀非民  
咎已自知誠亦同間庶賜大霈一洗亢暵 右后土  
食爲民天維神是職惠以康年靈應不感粒我蒸民  
云誰之極今其不吊蘊隆告凶南訛已晚並廢三農  
麥既無秋禾又盡枯雖得零雨未足昭禱民其不食  
國將何恃灾必有召予實知媿循省愆尤非止六事  
造壇秉璧罄心殫誠庶幹玄功亟濟蒼生 右國稷  
播時百穀亦既勞止來燕來寧寔陞報祀遂我三農  
長哉穡事徃古來今民其誰恃悶茲旱酷未獲神佑

邦之云急匪神曷叩大地洪爐已浹三朔何穀不涸  
何源不涸民失其天國必隨亡究厥所召由于無良  
宜罪一人活我萬姓願降大霈以鴻厥慶 右后稷  
研經書院愚伏配享時先告退溪先生文

伏以祔以後賢祀典所載文肅鄭公今當陞配士論  
旣協 王命又宣消吉辦香告在事先

退溪先生告由文

伏以河南響絕雲谷薰沈僻矣東土真脉誰尋展也  
圃老俶倡于麗於皇 聖朝文自運啓暄靈靜晦克  
闡以繼先生之生帝厚其卑五百應期瑞世偉器行



本孝悌性率仁義醇正學問篤實踐履博文約禮閱  
中肆外遂集大成吾道不晦經綸事業宇宙標棟長  
江河灌喬嶽無動物資其澤世倚其重曰茲研究院早  
歲暇食中循輿論配以文穆傳待其宗統是攸屬沒  
世愈久慕我愈篤亦粵文肅晚起南服從事屋門深  
於造詣沈潛禮學真積妙契藏器待時標準一世淵  
源有自允宜陞配矧伊茲邦餘教所在陶甄如昨山  
仰敢昧於焉安靈茲芬薦敬士無異言 國有休命  
回琴點瑟宛甫在傍盛德不孤斯文有光公山鬱鬱  
琴水洋洋啓我佑我永世無疆

愚伏鄭先生奉安文

伏以猗歟退陶集成于東有得其宗文穆文忠文忠  
正派又傳而公星月標致元岳精英有契無疑學造  
高明士林之先王國之楨中涵道德外著文章遭遇  
宣廟論說皇王羽儀雲遶鳳翥鸞翔屬歲戊申進  
規 新政一語嬰鱗幾陷危穽貴趾立園修厥初服  
長陵改玉乃勤東帛主盟文苑獨步經陞際會千一  
萬手加額 仁獻上賓事多變禮羣疑旁集衆感交  
蔽引經講析河決無滯蘊蓄之富斯驗於世措紳驚  
服血氣尊親輟響雖以慕德愈新矧惟茲土早荷誘



掖思切羹墻化深密留于今啓牖伊誰之力緝儀尚  
遲吾黨之責爰泊寒岡躋祔同享升堂入室宛陪函  
夾神人胥悅遠通齊聲厥有成命頒自朝廷牲  
牡既潔黍稷惟馨是裸是將襟珮盈庭庶幾尊靈  
來燕來寧

河謙齋奉安文

瞻茲嶺南俗醇詩禮仁賢率教自羅而麗我朝有  
大文昌運啓惟晉一邦僻在遐裔修名景行接武長  
翁薰沈響絕嗟今幾歲才俊之生較古莫速有覺先  
生奮起叔世不煩師誨此志已銳幻而於持長益砥

礪德尚直方行本孝悌道以身殉學由心契二儀錯  
綜萬事根柢理何不窮疑則必稽探索之勤明辨之  
誓篤于踐履深於造詣是有譽處名徹丹陛勅目  
雖煩守操愈勵驥蹄未展鴻達竟滯何生之豐而施  
之泥一統久紊萬口柑制評隲眉䟽辭嚴義厲世教  
是扶後學是惠惟此鄉井杖屨所甜遺風如昨宛若  
奉袂清廟既搆卒名隨揭士樂敦事工思殫藝載  
消吉日亦蠲牲醴禮儀洋洋綏掖濟濟弘我佑我  
永世無替

六臣廟奉安文



英陵造士文事大備公居前列道德經史養之伊厚  
樹之卓爾蓋人之生戴天履地扶綱植紀曰忠與義  
秋色爭高泰嶽並峙顧惟茲邦茲芬攸寄於焉暇食  
不謀同議一室齊樹五賢並美其始自今永世不墜

右告朴忠正公

忠孝彞性文章餘事帳殿備問鑿坡昵侍托孤 綸  
音耿耿在耳報效計窮祇有一死如玉遇火其彩愈  
賁三綱乃立四大不墜惟動與植咸仰千禩爰暨五  
賢以廟以祀不顯其光議自多士神其降監永言安  
止

右告成忠文公

聖祖龍興牧老鴻冥脩風矯節傳厥家庭式載其美  
有儼典刑遭時乃革敢與天爭禹鼎生大鴻毛死祭  
詩留天地義揭日星程嬰同歸孝孺并名山仰敢昧  
廟貌告成載洎其吉載潔其牲洋洋如在庶幾來寧

右告李忠簡公

嵩美宅里晉陽家世圃老教孳治隱業繼頭上白日  
忠由天啓衰衣贈詩辭嚴氣厲義不食粟心存遠計  
隻手擎天事乃大戾名留世邀志士掩冢清廟是構  
華扁隨揭既潔牲牡既奠禮幣來燕來寧永世無

右告河忠烈公

替



洪惟 英廟博訪賢良羣雋競造有苑其章公膺寵  
簡左右嗣王鑿坡草詔事出蒼黃退食自公長吁永  
傷期將隻手返日回光縱有人謀其奈天凶乃殞厥  
身扶樹綱常五賢一視聊冀蒸嘗忠魂不昧來格洋  
洋

右告柳忠景公

孝先子親忠移於君技穿飛鴻勇冠三軍豚不掩豆  
薦以蔽門逮事幼主誠著憂勤手將尺鈞銳志酬  
恩天命靡常人事寧論取鐵投地冷使復燬祠慘當  
時名耀後昆有儼斯廟有清其尊庶幾格思歆此芬  
芬

右告俞忠穆公

祭文

祭李東湖祭文

嗚呼士修於己其備也難和未必在毅鮮能寬蕪而  
有之我於公觀公有景行小人所父公有令德君子  
倣愛稟固已厚功豈可誣龍門夙御鯉庭早趨是以  
有譽士望日隆方采采紱何有於躬瞻彼白屋樂在  
其中下有流水上有青山於焉考槃十畝閑閑烟霞  
素性樽酒餘年留意典墳對越聖賢人間歡戚迭催  
于前理遣順應所保者天優老有典報施不虛官三  
品貴壽八秩餘厭世溷濁一夢長辭公應無憾我又



何悲公與王父淡水心期共撤臯比胥資麓澤婚媾  
之好先子是托容我後生世義之故不天孤露偏荷  
眷顧時承誨語如見王父呼寐嗷醒若相於誓自訟  
不敏踵門莫類一夕承凶似夢非真時赴洛師未即  
撫發于後一哭始在永寧寒暑攸遷已屆琴祥餘生  
何處更覲清光親賓咸造昔日升堂微踵獨後抱痾  
增傷辜負幽明無辭可飾茲因迷身敬陳菲薄

祭襄藤庵 尚龍文

嗚呼哀哉公病而我未候公寤而我不臨幽明之間  
負愧良多寒暑攸遷再期忽迫而一酌之奠尚不得

躬薦未知尊靈垂恕而肩歆耶嗚呼哀哉平生蒙我  
之慟半世荆華之樂出於孝友之天職而亦衆人之  
所共服則形容盛德以圖不朽者世必有其人何待  
小子之蕪辭哉惟其周詳經遠之智宏厚鎮物之量  
博通不器之才堅確難奪之操宜若有爲於世而遭  
家不造卒無所施則既生之又廢之者是誠何心哉  
此實天道之不可知而人不能無憾者也嗚呼哀哉  
嶷嶷莊重之容恢恢坦蕩之度怡怡和說之色款款  
接人之誠其可得以復見之耶公與王父妙歲投分  
周旋泗水共龔座間之風追隨鄉井相照歲寒之襟



推啟契義施及先子交遊父子之間不啻骨肉之情  
不肖險釁早薨大缺公所以矜恤余教誨余者蓋無  
所不用其極而我實無似忘恩負義洛水容舫既不  
能源源躬造塵冗多掣又不克頻頻書候頃歲踵門  
實在父離之餘謂我來遲苦道江渭之戀晤語終宵  
離懷猶惡孰謂此別奄成今古之訣耶嗚呼哀哉鄉  
黨耆舊今也則無疑無所質固後死之均痛過無戒  
規即小子之偏傷安得不爲之深感也耶奠雖代手  
哭不借於人聲靈如有知庶昭格於心香

祭李進士尊建文

嗟嗟聖世今其爲地下人耶端慤之容清介之標其  
可得以復見之耶孝友存性聰警絕類如君者幾人  
也藝苑馳聲金門可望如君者又幾人耶嗟嗟聖世  
其已矣夫始吾師氏蓄之厚而不做於身修之吉而  
食報於天青蓮丹桂交映滿室光于士林坐享其榮  
天賜君家之福慶亦曰多矣人生天地日化如馳于  
朝于市或貴或賤壯而夭老而壽前者逝後者繼畢  
竟同歸於一致則論尻脊之得失較彭殤之懽感知  
非達人之大觀也惟是高堂之上春秋已高又使所  
後之雙親永抱無涯之茹痛親戚之所填膺行路之



所掩諱何嘗不在斯乎而門容駟馬庭耀五璧君之  
責報於他日宜若持左契而手相付矣嗚呼聖世其  
不死矣况幼承庭訓早登上庠生而鄉黨共愛之歿  
而士類同惜焉此又人人所能致乎其與世之人少  
而無聞老而不死空存尸肉之譏終之堂構之託者  
孰爲可哀也嗚呼梗義擄散旣殊其性質柳朽蕙芳  
亦異其先後而我所以愛君之深君所以待我之厚  
自有不能已者我於齠年受業君家得到今日惟君  
家大人之教是賴與君諸兄義均骨肉遇欣感憾君  
亦與同我呼君以弟君以我爲兄不問一日之長遂

託百年之契孰謂蘭摧玉折若是之遽也耶嗚呼頃  
赴書院之日歷訪伯仲于家君時聯袂夜分乃罷繼  
得簡札謂必到院望眼欲穿凶問忽傳噫君其不起  
於半日之病耶夢耶真耶此何爲哉向來未夕之歡  
奄作平生之訣回程踵門一木已戢今也來斯若堂  
載封天耶神耶又何爲哉嗟嗟聖世今其爲地下人  
耶世緣川流人事火忙悲君之日知不幾則悲可已  
也而自不覺其深悲是誠何心吾亦不自知也單盃  
薄奠未足紓吾之至哀英靈不昧庶幾諒余之深誠

祭李丹城 頌 撰文



嗟嗟我公而止於斯耶生之非偶而奪之若是其忙  
耶降之既豐而卑之若是其畜耶古人之稱吉人者  
不曰溫溫恭人不曰謙謙君子乎此於寒門賤族而  
求之尚難能也况名卿賢相三世趾美爲一世所宗  
仰而生乎其門者豈不尤難能也人所難能而獨能  
之者吾於公見之而斯猶不足爲公重也若其行義  
之高潔德性之純美孝友之刑於家忠信之著於朝  
宜若食報於天有爲於世而壽不過四十官不過一  
縣士安得不怠於爲善人安得無感於天道耶嗟嗟  
我公其止於斯矣嗚呼勸哉尚忍言哉承先世契誼

之厚添今日姻婭之好嶺縣湖府我往公臨鄉居洛  
社公訪我造其期此樂可保百年之莫違孰謂一別  
奄成千古之永訣耶嗚呼病無旅泊喪出倉卒妻子  
兄弟未及奔救親戚朋友不得悉發幼穉滿室整婦  
叫天靈車返舊朋賓迎路都門祖道殊異疇昔人情  
到此腸摧心裂尚幸公生而爲衆人所共愛歿而爲  
士林所同惜庭植三槐門容駟馬則其與少而無聞  
老而不死生負尸肉之譏死之堂構之託者孰爲得  
失也公之達觀宜有以自慰而不復戚戚於全歸也  
嗚呼文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情



祭李東洲 敏求文

嗚呼才俊之生豈非天哉扶輿清淑之所萃光岳精  
英之所鍾進可以輔轂乎皇猷退可以維持乎世道  
則才俊之生豈非天哉嗚呼以蚌珠璀璨之資奉鯉  
庭詩禮之對時值昏亂輻輳而守世際休明纓冠而  
進騁逸軌於長途駕大帆於滄波天之生公蓋有意  
也天之所生天豈廢之而國運中否時事大變初非  
受人之牛羊只是遇事之不幸而浮駁交口衆指同  
聲投杼之疑忽起於慈母駭機之發轉深於身後經  
綸之手竟未得大施於世矣典雅之文其止為不平

之嗚矣抑公之所不遇者時耶所不能者人耶嗚呼  
人有高世之才者固自受之於天不是取之於人而  
愛慕者常少猜忌者皆是洞庭波濶出沒侍郎之舟  
清淮風急摧折學士之棹虞卿沒於窮愁太史就於  
蠶室荀子賦詩而抑憤屈原懷沙而不悔抱竒才而  
蒙厚辱者曾不知其幾多固知自外至者不足為公  
之榮辱矣然則天之於公也其所以廢之者乃所以  
成之也何者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多積博發開  
中肆外龍飛鳳翥而文章之妙得之日光玉潔而文  
章之麗得之運造化在研思倒峽水於詞源探飀之



士咸取軌範受簡之彥率循典型所謂旁行於一時  
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者正在於公也執此  
而言之則天之不廢於公者亦可謂富矣吾何遽戚  
戚於公耶雖然文章是一藝耳何足以盡公之平生  
乎惟其孝友之行愷悌之德溫雅之襟高潔之標貫  
古該今之識河決駟駕之論古亦罕儔今何復見幸  
因先分之特厚不遺後生之無似出入門墻已多年  
矣先墓顯刻之文實有榮於衿袞小子感德之忱益  
自浹於深髓雖緣官故多端公居且僻不得源源奉  
袂而每一造拜輒承殊款探吐幽隱疊疊不厭開導

會慵諄諄不輟條暢理達面命耳提親炙金玉之表  
穩聽珠璣之音窮厄怨尤之意未始形於色辭安閑  
貞固之操不少變於終始清光射人不覺煩宵之爽  
然瑞彩盈室頓絕塵念之自生人中之鶴古聞其語  
地上之仙今見其人士林倚以宗匠騷壇立其大幟  
年齡雖高精華猶贍謂神扶之不爽乃天棄之還遽  
奎星晦彩藝苑無主業于何而問焉疑從誰而質諸  
天子天乎已矣已矣

祭吳判書 擬一文

嗚呼慟哉古道一缺俗習已墮士無簡靜人多詭隨



同趨者榮反是則危滔滔一世孰奮頽波公獨恥之  
末路遂蹉當今之勢公實早知病在夏畦何忍自欺  
寧忤於時無忤於中朝議雖苛士望愈隆以此較彼  
孰爲得失公應無憾曾是爲屈顯允大家世德之懿  
有積其慶有趾其美逮于觀察受報彌彰繁枝並秀  
搖是圭璋繫公之生實稟淑氣清冰生姪芙蓉出水  
皎皎英爽燁燁修娟孝友天得詩禮家傳南金價重  
北斗名懸一試有司弱冠青蓮泮宮橫議勢若奔川  
公乃慨然倡于羣賢辭直義正一疏叫天綸音嘉獎  
士趨不迷逢時之怒遂爲厲階豈有文鱗以於塵泥

暫掣風翻高步垂梯待詔金門丹花丹桂其進衍衍  
長路無滯銓衡藻鑑中書筆硯蔽垣柏府玉署喉院  
搢紳之範士林之光三路褰帷威惠甘棠再撫松京  
父子流芳載出載入亶亶歷歷敷時當泰來運際文昌  
三朝殊眷一節匪躬八座之簡出自 聖衷忠著終  
始契合昭黜遭遇雖盛世道已誤寒梅忌潔芳蘭見  
妬物自爲怪任彼讒懼幸借 恩光無替雨露庶大  
厥施庇民尊 主彼蒼者天棄之何速痛均朝野悲  
纏 宸極惠連之歿曾幾何年不謂公亾又不少延  
春暉已暮朝露溘先泉裡相從倘同人間應對賢仲



其叙悲懼嗟公存沒關數感衰儒無典型邦失著龜  
其來有自去必有為或化風雨以蕪群生或為松柏  
以守其貞豈若凡夫漸盡一場悲夫悲夫萬事凶羊  
合我識公始在戊寅公年甚壯玉立長身瑞彩旁耀  
望若天人自我視公携檮榎公許後塵我則不堪  
惟此投分世誼之故聚散無定雲泥殊路丙申之春  
我自南方公長銀臺余直春坊禁裏過從朝趨夕往  
亮忤之誣禍起鉤黨公於是時首罹于網余驚若墜  
顛倒就訪謂人落落何君耿耿抱冤席蒙莫保性命  
龍光曲照應毒未逞 恩遇彌篤忠赤益炳載昧時

好步武屢躡嶺海千里每多離別佐貳秋曹謬蒙咨  
決余也不才焉有少助不謂無似枉加推許自卜東  
隣情好益密過賴公規疑隨公質披肝露膽常對一  
室駱峯之山境僻而幽領得閑趣城裏別區禽鳥啾  
啾花木玲瓏芒鞋竹杖從以冠童永日遨遊要我與  
同余有所適不言於僮僮來尋我知必從公公命家  
人爲客戒嬰家人不問知余爲伴春晝遲遲留待日  
傾冬夜漫漫坐度參橫陶陶此樂逾四五年寧容數  
日曠不周旋扈 蹕溫泉俱摠禁旅止則同館行則  
作侶未始與公相捨而處知我素貧未饒行橐有得



必分無甘不析特公餘事在我難忘我又未幾顛沛  
還鄉值公西出未得握手嵩雲秦樹幾面搔首屢得  
簡札云我戀懔後叨 恩除來返京居亦既觀止歡  
言如初受任疏決同按簿書仰體 欽恤何柱不紆  
始在直廬天和暫愆謂是偶患勿藥可痊沉綿累月  
往往而劇儀容玉瘦精華猶昔燕塞黃雲余膺奉璧  
親朋咸至共慰遠征獨卧床褥有愴公情夜就告別  
開戶欣迎秉燭穩叙漏下三更辭說悲苦祗是心誠  
臨分強起送至東楹執袂纏綿不忍遽捨魂銷意長  
有淚欲瀉尚幸公病視昔猶輕惶時宜福祈冀神明

十步一顧言至鴨綠忽得京信證又危篤當食失匙  
淚下沾臆伊時軀命我亦難保只有一念向公默禱  
死死館裏扶曳就道回到遠左奄聞凶報夢耶真耶  
心焉欲裂別時茫茫爲是永訣公心則靈自爾耿結  
我謂前期當在回轍追思痛割如受劔鋒一哭來門  
若堂已封池臺寂寞莫覩丰容嫠婦叩育鶴髮在堂  
公何不念脩夜不暘荆峯失春藥棘叫天公何不顧  
掩彼重泉大運有常去難追耶厭世溷濁遂長辭耶  
玉色金聲竟何之耶人事到此天道堪嗟喟人短期  
有誰又視始必終之生則死矣貴賤同歸脩短一致



年踰耳順位列上卿縱殞厥身不埋其名全而歸之  
斯亦壽祉奚慟之長猶不自已豈徒私歎諒為國耳  
亮采之選其塗有二文雅為重才譎其次纔長於此  
或短于彼兼而有之我於公觀非我言誣世人共看  
倘卒其用領紳鷄班小人所畏君子所安誰將大手  
縮之袖間既降之豐而罕之嗇天不可詰理不可測  
幸留諸子之才之德庭庇槐陰門容駟車未盡之應  
豈其虛徐有鬱佳城背陰面陽人亦太甚胥起譁  
張生而拘持有何不賢更將餘愠謀駁幽室十手所指  
公議莫掩永言安之慶流苗裔惟是昏慵猥托深契

我倚為兄公視猶弟將期永歲聽公磨礪那知一夕  
忽焉厭世譬彼山澤虎逝龍亡孤蹤踽踽隻影涼涼  
愆孰我緇善孰我臧興言及此只增永傷

祭閔大憲應協文

俗謝淳厓士驚矯為孰範其驅公獨深恥温温恭人  
謙謙君子金玉精英冰蘖標致寧容爛歸率由天卑  
際遇 長陵發軔伊始鯨波大帆鴻逵逸翅臺省秉  
憲經席論事嶺海分憂方岳委寄載出載入之才之  
美王國之楨士林攸倚謂展其武未究厥施難謹者  
天莫詰者理先子投分非世俗此間閭切切傾情倒



義姨母之故尤荷盛庇每一掃門襲襲心醉憐我孤  
露猶子其視洛社靜夜棠陰永晷指示門路若醒呼  
寐自惟曾質縱未有遂得至今日亦公之賜感恩之  
忱此生可已塵世多故物兕喜崇一觴之薦尚不如  
意顧念平素負愧若墜幸承 嘉惠俟罪于此屬茲  
官閑來奠酌木升堂造席宛承提耳荒原宿草抵增  
滯疾物雖菲薄情則在是不昧者存降歆是冀

祭徐判書 必遠文

嗚呼哀哉世已未矣風已澆矣嫺飾矯行務合於時  
者豈非福利之所萃而公獨耻之特立不苟無怍於

心者正是曩孽之所隨而公則安焉豈公好惡之性  
與人殊哉公之不欺者天也欲忠者主耳不然則以  
公名論之重時望之著奮鴻達之逸翰駕鯨波之大  
帆運際文昌路豁通衢世間是非孰到公邊而公不  
肯枉道而從彼亦不可勢回而威屈故浮毀交口衆  
猶同聲被他組織不暫而久惟是一脉之公議未泯  
九重之眷注愈隆擢舉司馬之長並試文武之塗知  
公秉直斷無他也謂公事業可立致也孰意主恩未  
報朝露先晞奄使遠通之士空吟殄瘁之詩耶始公  
早失所怙恭承慈訓移之事君推孝爲忠洞洞屬屬



而至誠無間於死生蹇蹇諤諤而一節不變於始終  
居家立朝此其大致若其從政瞻敏之稱在官廉潔  
之操不足爲公之輕重何況榮塗歷敷之遍方岳委  
寄之重又可爲公而稱道耶顧惟魯質早艷率聞丙  
申禁直之日始副一識之願巖巖任重之容恢恢坦  
蕩之度已知爲君子人矣適會承乏佐幕完山公於  
是歲蕪在大尹遂以無似之身便承莫逆之遇公有  
事則必詢於我我有疑則必質於公情義洞徹因稟  
傾倒我所以愛公之深者服其義也公所以待我之  
厚者抑奚取焉公有高世之資而我齷齪耳公有拔

俗之行而我瑣瑣耳以言其材則公榘楠而我樗櫟  
也以言其器則我砢砢而公瑚璉也是數者無一之  
不相反而愛之如此其深待之如彼其厚者豈有他  
哉以公之有餘輔我之不足相須而其濟反異而歸  
同故許與之偏自不得不已也知余樸愚之性不巧  
於俯仰憐余羈危之蹤常厄於顛躓群非獨扶掖肝  
露膽謂百年之莫違遽一朝而長驛天子鬼乎痛矣  
已矣嗚呼哀哉尚忍言哉宿草已霜淺土忽啓命  
賜禁麓載封若堂哀祭之典益復無憾不昧之靈必  
爲之感泣未死之氣想有以圖報或爲風雲以蘓生



民耶或化雷霆以壯國勢耶夫豈怡怡而存沒沒而亡與凡夫漸盡一場哉嗚呼忝守是邦經紀幽邃新悲舊感地以天長有盡者辭無限者心一聲長號公私之慟單盃辨香未足紓吾之至哀降監屑歆庶幾諒余之深衷

祭永安尉洪桂元文

嗚呼哀哉人亦有言福履難備食厭三牲罔或高位踏遍九級未必多子多子皆賢高位無跛求古亦罕在今誰是兼而有之公獨能此持盈以謙宜受厚卑善豈無驗始信此理家傳詩禮世植珪璋月沙宅相

慕堂義方亦粵先公垂緒彌昌公緇歌武有蕭其章南金價溢北闕名懸鰲降之命 聖祖是宣休休雅量燁燁脩娟荀羨退異實固好賢翩翩濁世華譽誰先延賓下士酒壘詩篇平生行樂世莫與肩壽近七秩慶耀三槐肅雝偕老琴調瑟諧終迺全歸而又何哀抵是一恨玉樹先摧理不可極情宜自寬泉路逢迎倘同人間撫頂造膝應叙悲懼興言及此况也永歎念我踈慵猥荷不鄙忝拜軒屏今幾年矣時屈高車寔推世誼冥行屢蹟多忤寡與諒余樸愚公獨不拒謬辱選許實感心膺煩冗既牽陋居且僻恒勤



墓義間阻襲襲公不替眷我則負德發未憑棺窆已  
卜宅崇朝相望一哭未展環顧平昔寧不覩面挽譽  
祖道敬陳菲奠

祭李參判

延年文

嗚呼哀哉大造賦子縱有厚薄之不齊賢愚貴賤畢  
竟同歸於一致爲尻爲脊誰得誰喪達觀之士已有  
定論吾非獨昧乎此也惟是生而未究其施死有不  
忍寬譬者則雖不欲深惜而長悲終可得乎夫以兄  
才識之弘遠器度之淵深蜚英妙齡發軔長途深荷  
聖明之知特躋卿月之班惟其蓄于身者不負是以

得於 君者如彼兄自以盡瘁爲期人亦以公輔待  
兄孰謂長壽未半隙駟先催使我後死之友重抱失  
侶之慟耶嗚呼慈顏在堂景迫西山伯氏佩符路遠  
南徵斑衣歸寧曾未幾時而朔雪馳驅重嬰二豎遊  
子枕邊空有思親之淚王孫暮出永孤倚閭之望人  
情到此能不悲哉嗚呼黃緣世誼追隨後塵同襟聯  
袂披肝照膽以至科場之得失世路之平陂備閱共  
賞者今垂三十年矣時加規警間以諧謔推兄有餘  
補我不足將期此樂之莫違遽見大限之易促天乎  
天乎此何爲哉皇卒之行路出弊境緣王程之苦忙



慨逢場之未洽屈指前期不月當旋臨分一言丁寧  
在耳而轉瞬之間人事忽變昔送朱軒之地今迎素  
車之塵天乎天乎此何爲哉嗚呼年未克壽位不稱  
德仁孝家聲只付螟蛉報施之理亦已舛矣疑無與  
質過無與規羈危之蹤益復無儔吾於此安得不深  
惜長悲直以達觀者自居乎嗟乎嗟乎重可哀也

祭洪右相 重譜文

伏以家傳簪組世植珪璋猗尚書勲業之浴日洎觀  
察節義之凌霜爰啓佑於後嗣寔胚胎乎前光如山  
岳不壓而鎮俗者重猶江河不灌而澤物者長仁粹

之容寬裕之度端宜百僚之儀式坦蕩之襟清曠之  
懷寧有一毫之蔽藏和易平順之中自有果確之守  
造次應酬之間不變規範之常不唯搢紳之徒皆倚  
庇民而尊主凡在草茅之士咸仰論道而經邦端委  
廟堂之上忠謨弘遠屢掌司馬之選公道恢張若其  
州郡之惠化與夫名途之歷敬特是推公之緒餘焉  
足爲公而揄揚伏念元禎猥將樗櫟之材叨承追琢  
之章初升偃室已蒙情義之眷眷中遊宦海頗辱警  
誨之琅琅仰惟王相之明奚取譴劣抵是婁公之德  
特容愚狂頃受選士之任獲佐下風旋遭索癘之譖



斷無他腸朱浮知馬援之抱冤訟蕙苾之非珠韓子  
辨歐陽之無罪開鑄鍊之掩陽無偏陂而遵道志專  
爲忠拯坎窞而抵平恩何敢忘人亦太甚於摺撫公  
又深被其中傷白地巧誣起青蠅營營之謗亦爲重  
來副蒼生顛顛之望襲馥心醉期永歲之莫違居肯  
病逼奄脩夜之不暘台躔報坼失中流之舟楫典刑  
驚墜摧大厦之棟樑 楓宸冰淚幾軫霖雨之思玉  
鉉金鼎長謝調劑之方哀日月之川流暮而又暮辛  
名義之山高亡亦不亾緬懷座上之風永隔千秋聊  
瀉弼中之悲敬薦一觴

祭都止叢 慎修文

嗚呼哀哉先務功公德積于躬身未有施食報宜陞  
胚胎前光篤生我公充然其氣粹然其容望之嶷嶷  
即之雍雍孝悌爲主忠信自持龍門執經鯉庭誦詩  
修之既吉華聞乃隨蜚英藝苑科名摘髭高鸞鵬  
翼特秀桂枝才優製錦南北分憂咸爲名都蔚是大  
州吏畏民懷威行惠流來暮興謠去思有碑運值出  
震職除儒師爲親奉檄嶺海千里反哺深誠榮達外  
事嘗率向晚一懼一喜春暉未報朝露先晞民心如  
喪行路沾衣矧我情親何以堪悲哀哀旅櫬慘慘潘



輿返自海國來指鄉間靈辰莫駐若堂載封天胡漢  
漠理何夢夢儀容雖閔典刑嗣世龍三范室多材多  
藝荀五韓苑善述善繼是謂不死又何深悃念吾先  
君惟暨我公夙歲交遊道合志同山齋鍊業蕭寺做  
工麗澤膏資德業相確於鄉於京在窮在達情均骨肉  
分深膠漆余因奉袂粵自齟齬茲身積累早邁愍凶  
公視猶子我依即翁奉以周旋百歲爲期那知一夕  
天不憖遺年來人事適增悽怛先人舊執相繼淪沒  
存其有幾惟公尚康惟德之厚宜壽之長何神之酷  
而奪之忙顧瞻今世我其靡倚孤危蹤迹動輒顛躓  
疑從何質過賴誰庇興言及此不禁哀淚

祭尹判官遇甲文

嗚呼痛哉慈祥愷悌之德如兄者果幾人也文雅英  
妙之才如兄者又幾人也之德也宜其食報于天而  
四十八歲之光陰直是轉瞬之頃則誰使促之而未  
享脩齡耶之才也宜其展武於世而一官五品之功  
名徒切潦倒之歎則誰使泥之而竟淹長程耶德者  
無所自勉才者未必不懈倘所謂天道者是耶非耶  
言念傾蓋之樂粵在勝冠之年重聯姻戚之誼遂托  
弟兄之情磨肌戛骨填唱蕘和年相若而志相合過



則規而美則勸其保此樂期百年之莫違何天不慙  
奄一夕而長辭人事到此我懷伊何幸賴鸞鶴之停  
時有託堂構之繼述駟馬門高于公之業可大三槐  
庭植王氏之緒必昌意者不昧之靈其亦以是而自  
慰耶向之宜食而不食宜展而莫展者或者有待於  
此也耶嗚呼慟哉己丑渡灞我與兄偕而分歧於槐  
山丙申還鄉兄與我俱而留別於西原行則聯轡止  
則同館傾倒困廩間以調諧當時之事杳然如夢而  
弟赴燕山之歲兄佐黃岡之幕送往迎來惜別喜逢  
還洛之行兄又與同團圓之興宜何量哉而兄既辭  
歸我適顛躓恨良晤之苦遲遽凶問之先報天乎神  
乎此何爲哉

祭崔佐郎末世文

嗚呼哀哉人生斯世誰則以視愚智同歸脩短一致  
達觀有言宜遣以理獨於公以我難制淚絕明宜業  
強康可恃温温今質翩翩佳士杞梓材瑚璉於器  
苟展厥武何往或躓未整長轡先催隙駟肆余長慟  
莫可寬譬昔公嚴君與我先子臭味斷金心期淡水  
施及後人敢渝斯志自附婚姻益篤情義永言優游  
奄隔生死儀容入眼心膽欲墜彼溷何有以壽以祉



仁未有年才不得試天可必予理難推矣未盡之應  
幸有四子他年責報其不在是日月幾何多期忽至  
鹿臺物色去年無異公何不知脩夜永闕祖道將啓  
親朋並止一木旣戢萬事長已文不盡言言不盡意  
一瓣心香屑歆是冀

祭鄭頤相太和文

嗚呼自古長治久安之國值艱危憂恤之會則必有  
世德積慶之家克生才猷忠智之人予以鎮國勢而  
延國脉予以濟民生而固民心使天意不懈於眷佑  
邦運獲保於靈長公朝之祿私家之福相與之終始

此豈偶然哉赫惟相國篤生仁賢之門際會清明之  
朝當邊事危急之秋早著籌策之良逮朝紳疑懼之  
日大有保護之功遂總百揆歷事三朝佩國家之安  
危任朝野之休戚者垂于茲二十年矣默運神機不  
贊王猷入告我后于內出乃順之于外動而未  
見其有爲而功利之及物者博靜而不果於作事而  
德施之入人者深譬則泰山喬嶽無意鎮壓而倚之  
爲重者不在他長江大河不事浸灌而資之爲澤者  
必於是棟樑支廣廈而自不至於傾撓舟楫濟巨川  
而終以免於胥溺則公之生世非由於天之意乎大



之生公非所以幸國家乎嗚呼洪鍾大鏞是其器也淵涵瀆停是其量也景星之煌煌是其高明也和風之習習是其氣像也四世五公方之袁氏而有加衆子諸孫可與郭公而齊稱黃扉赤舄昆仲迭居帶犀衣緹元季并美豈獨今世之所未聞抑亦往乘之所絕無而儉約退遜之戒每篤於燕申之中持循謹飭之操不弛在造次之頃位益尊而心益下有若無而實若虛惟其種德之既厚是以食報之不畜則福善之理果可誣乎若其超卓之識動合機宜邃遠之智逆覩未萌邦家賴而解弊鄰敵以之戢禍人所不可

幾及而公猶未肯自多者自有國人之耳目史家之載錄何待小子之一二談耶論事廟堂有如燭照而龜卜數對前席不啻條暢而理達攀援古事損益時宜調劑震撼之力日用而不知解舒盤錯之效歲計而有餘求之今世如公者幾人哉曾忝疏決之任猥廁諸彥之後簿書疑亂几閣盈溢雖自謂練達通敏之才莫不有蓬心駭矚之憂而公獨瞽眼暫過片言即析泛應曲當河決駟馳蒲座斂容於下風四聰傾耳於魏論此又古罕今獨而不足爲相公之輕重者也嗚呼念昔壬午之歲吾先君以疾退休已有年



矣惟時相公以嶺南之節訪于鄉曲各紆雲樹之戀  
穩吐宿昔之懷載言載笑竟晷竟夕蓋其同席之分  
初非泛交之比也洎余登朝之後猥蒙一顧之恩出  
入門墻多歷年所都尉赴燕之歲叨膺副貳之命  
聯駕比軒共嘗原隰之勞傾情倒意遂結骨肉之懽  
因將愛都尉之心益勤慕相公之德奉以周旋將期  
百年之莫違何天不吊奄然一老之不慙嗚呼痛哉  
此何爲哉龍亾大澤虎逝深山民其誰庇國將疇倚  
邦無耆龜矣士失典型矣朝家有大事其孰從而咨  
之聖主有大疑又孰從而稽之天子已矣已

矣古人所謂上而爲邦家勸下以哭吾私者正爲小  
子今日道也

祭李左相慶億文

嗚呼人之生也稟於天者罕得其全脩諸已者常思  
其偏總長於此輒短於彼何者簡則易從而喜簡之  
弊幾無以御煩靜則有定而好靜之害亦難與制動  
若其簡焉而足以御其煩靜焉而足以制其動者古  
之君子尚或難之降而叔世又何論哉恭惟相國歟  
然辭巽而言若不出口其簡也至矣退然溫克而體  
若不勝衣其靜也專矣猶且事至而能舉無煩之不



可御物來而順應無動之不可制故字牧之政獻替  
之職繡衣之傭訪方面之巡宣以至於經幄之論思  
也廊廟之籌畫也無所試而或屈則其所以蜚英聲  
於一代荷殊恩於 三朝身居黃閣名流青史者夫  
豈無自而致之歟嗚呼我之所以愛公之深公之所  
以遇我之親非直為聯派之分媿厚之情而已也公  
以有餘於身者匡我之不給我以循省於心者聽公  
之勸勸我自冥行而取蹟則公必指迷而燭幽我嘗  
罹讒而見擯則公乃永歎而深惜雖不得拯引於坎  
壟之塗未嘗不獨扶於群非之中蓋知余之踈直恐

余之無他而亦所以惡世之深文也始吾外祖與公  
先子義是姒姪契則金蘭氣槩以相許與才器以相  
推重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督師關河  
籌策克合決議鞅峴功業相併分義之重厥惟舊哉  
公居洛下我在嶺表道里非不遼迴也公方顯揚我  
猶屏伏雲泥非不間濶也然且佩符湖外之時餽問  
遠及按事嶠南之歲存訊委辱此在相國固是餘  
事而亦豈易得於今世人者哉新安公館始承良覲  
玉山郡齋重接清範而曾未幾何余入京師公暨仲氏  
迎慰慇懃參尋私第過從禁掖對直廬於翰苑忝僚



席於銀臺警誨諄諄衷情款款此身之受賜於二難  
於是而益厚矣俄陞卿月元季並美聯步雲梯朝野  
其艷豈料悲懼之迭催旋見喪難之荐臻纒躋八座  
而仲氏奄歿速登三台而相國遽亡將邦家之不幸  
耶抑斯民之無祿耶聽天命之脩短而去難追者耶  
厭世路之混濁而淹不得者耶夫既降之豐如彼而  
又何棄之速若是哉嗚呼今之謂魏論之士者偏刻  
峭急以爲能而公之持議務從平允世所稱直截之  
風者排擊震撼以相尚而公之處事常欲周全士必  
矯激而公不好嫺歸人多於伐而公未嘗銜擢馬不

填巷豚不掩豆蕭然一室自同寒士此又衰叔之所  
罕見而公未肯自大者也惟其溫良愷悌之資今難  
得以復見之矣開導規箴之言今不可以復聞之矣  
事孰從而咨之疑孰從而質之哉噫百僚之冠位莫  
隆也縉紳之範名不朽也盈庭蘭玉福未艾也得其  
正而全歸之死無可悲也吾不須悲而猶不能不悲  
豈上以爲朝廷下以爲吾私自不覺心欲摧而臨欲  
裂也耶世事悠悠虛冗若掣星霜冉冉初暮忽至一  
瓣心香始在今日九原有知幸垂冥應

祭益平君洪得真文



嗚呼哀哉惟先相國昔宰吾邦余荷知遇時造黃堂  
公年十四婉其清揚儼若成人氣宇昂昂譽洽同隊  
彩耀奎璋謂余稍長公視爲兄感公不鄙余亦輸情  
曾未幾時公選儀賓一隔雲泥遂斷翔麟公忽出疆  
庚子之春霜臺仗威忝隨後塵遶塞風沙剌門烟樹  
原隰共嘗羈絆同苦無幽不展有蘊必吐我不辭飲  
屢戒公酒縱未回聽知我情厚迴程疾劇所恃神祐  
愷悌宜祿幸而獲救言旋故國閱月凡五自茲以還  
情義益親洎乎年來又卜東隣公來我往倒屣傾困  
浮生幾何哀樂相因不吊于天先相捐館邦家殄瘁

士類長歎俄哭惠連荐遭喪難相眷脉脉有淚漫漫  
病久創巨爲公危惕終乃得全誠孝攸格對門追逐  
歡言猶昔將期百歲永保此樂邦知一疾奄至不淑  
天子神乎胡寧忍此痛哉痛哉已矣已矣惟公家世  
世有聞士簪組繩繩疇有其比尚書文雅觀察節義  
逮于相國乃大厥施公能趾美有蔚其章瀉汭之命  
降自先王衣披文繡食厭膏粱富而可驕公孰能  
當身雖顯隆心則韋布實固好賢苟羨敦素苟整長  
轡早展其武夷塗順軌焉往或躋拘於國制竟未有  
試抵禁以祿不任以事宜受其償克享遐祉年又不



永此是何理哀纏親知痛徹 宸極鶴髮哀鸞奩  
惻惻公何不顧水關窵窵載羸其遺青檀有托未食  
之報豈其虛徐即遠之日省毋海西孤負執紼危涼  
漣如返漣 國恤未薦一酌今來辨香悲愧交臆靈  
其垂恕監此衷曲

祭李混泉

同撰文

嗚呼古今人文友投分蓋非一塗亦惟曰氣稟之相  
符也才學之相許也出處之相似也茲數者而已惟  
吾與子落地爲兄弟曾幾何日月也以言乎氣質則  
公有溫雅之資而我未脫狂簡之習以言乎才學則

公有進修之功而我祇爲暴棄之人以言乎出處則  
公有遜藏之志而我落於名利之塗是三者無一之  
不相反而猥以擗擗之散追隨梗楠之美披肝露膽  
傾情倒意爲平生莫逆之親追古人知己之感蓋嘗  
以子之有餘補我之不足推長而濟短反異而同歸  
故公之遇我之厚我之愛公之深自不得不爾也嗚  
呼惟公明睿之識簡靜之操得於天者固已卓然而  
聞詩禮於家庭資講磨於士友體段益宏識見益高  
蓋其受之者厚而養之者深道之者正而成之者粹  
早使馳名藝苑展武當世則壘坡之章詔也雪園之



受簡也經幄之論思也廟堂之籌畫也何所處而不  
可哉屬時罔極遭家不造痛一天之共戴思九世而  
必復坐縮經綸之手自絕榮利之念而屢伏窮溟瑞  
彩高褰蘭幽空谷異香遠播逮 聖主造士之日荷  
一歲九遷之榮 召命頻繁禮數優異公亦不得  
已造朝感激 恩遇殫竭心膂士林同慶人望咸屬  
知其才德必有爲也謂其事業可立致也是時君父  
之所眷注朝野之所拭目居公之右者有幾人哉頽風  
始振公論初張君子有所恃而不懼小人有所畏而  
不爲使其身久於朝廷以卒其用則措之於世者必  
有可觀何止直如是凜凜也哉而孰意二豎之爲災  
奄見一朝之長逝天乎神乎此何爲哉嗚呼痛哉尚  
忍言哉昔吾王父受知於芝老托契於沙相推厥契  
義施及後人祖子孫于茲矣追三世之情好期百年  
之莫違今其已矣奈何乎哉吾心有疑其孰從而質  
之吾身有過其孰從而聞之哉滔滔者歲月暮已再  
周矣一酌之奠始在今日幽明之間愧負實多平生  
之恨豈其涯哉吾且老矣客於世者無幾而泉下相  
從無窮期矣吾何遽戚戚於公之亡也而猶不能不  
悲吾亦不知吾心也



祭外舅浣石亭李先先生遷葬時文

嗚呼氣和者未必色慤外柔者鮮能內剛兼有者之  
難得豈獨衰叔之世爲然哉赫惟我公藹然風噓而  
氣之和也得之凝然則停而色之莊也似之和積於  
中則發於外而爲柔莊重於外則主乎內者爲剛故  
其治之身心者敬義以夾持措諸事業者直方以爲  
用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當時之知公者自能記  
其行而壽其跡固非小子一二談所可得以形容者  
也嗚呼公有通變之智而處之若愚公有傲世之見  
而守之以恭公有懸河之辯而不違於理嗶嗶然慕

古而尚節每與世抹掇而不合此亦常衆人之所難  
能而何足以議公之彷彿也耶若其孝友之行於家  
忠義之著於國恂恂處鄉之道斬斬正家之法接物  
有容之量居官廉潔之操稟之者厚而養之者深道  
之者正而成之者粹則其所以紹文獻於家庭薰德  
性於師友者不已多乎嗚呼蔽垣讜議保矯節於昏  
朝銀臺崑論激衆怒於明時屏伏十載益堅其素所  
守棲遑三邑無入而不自得此則古之君子尚或難  
之而若吾公猶歆然未肯以自大也然則擢第一於  
漢庭作納言於虞朝固未足爲我公之得學未展於



一世位不踰於三品又未足爲我公之失也嗚呼昔  
我王父志符心契幼而鍊玉則同隊長而採蓮則同  
榜在鄉在京影響相隨處窮處達終始不渝箴規切  
磨面講書質反異而歸同交頌而其濟蓋不惟分義  
之特厚抑由於臭味之相合也先子幼歲從公受業  
以立門外之雪憤承座間之風訓誨成立之恩在我  
公則餘事而生三事一之誠乃先子之平生在今余  
小子慚非衛玠之玉潤叨陪樂廣之冰清襲蘭言而  
心醉佩玉音而腹飽燕爾之初遽嬰痘疾將攝之中  
重貽憂念多方藥餌至誠救護幾殊而獲甦入死而

出生得至今日公賜是賴此恩如山何可忘也二載  
軒屏誘掖諄至一心仰德愛慕彌深自惟魯質雖不  
克有所感發每承善誨竊庶幾無或失墜奉以周旋  
期百年之莫違何天不憖奄一夕而長終山頹當日  
哀纏心肺孤露如今悲慕轉切嗚呼哀哉已矣已矣  
顧惟不敏重以昏惰浪過時月罕尋書史公用嗟惜  
反覆教詔玉而不琢器不可成才而不學名何以立  
頑愚之甚竟未有遂暴棄之恨至令在中頃試有司  
誣得虛名屢魁於解額亞元在金榜我公有知必爲  
之嘉悅白蓮丹桂雖極一時之榮耀感舊悲今其奈



九原之難作新 恩之日旋遭喪難官備之奠未及  
來薦當時之恨豈其涯耶嗚呼四壁并秀咸稱謝庭  
之寶樹一卽年來重思趙嬰之心疾使西陵下馬之  
地有中野啓土之舉若堂震驚冥道失寧不謂十六  
載殯訣之後重有今日之憑棺我心匪石何以爲懷  
惟是新卜佳城實遵治命祔從先塋可奉萬年之晨  
昏夫人同原復諧百歲之琴瑟縱靡安於旣往庶永  
寧於方來倘垂冥佑啓迪後嗣耶噫文不可以盡吾  
之言言不可以盡吾之情無寧隱默說向泉臺夫孰  
知我懷之悲也

祭蔡都事

先容文

嗚呼昔在丙寅之歲祖母從王父于京公暨仲氏同  
時筮仕共室而食殆及三載同氣三人團聚於千里  
之外融融一堂陶陶永夕當時之樂宜如何也余時  
五歲已能辭字公用竒愛視猶已出常曰姊氏家聲  
汝其世之乎或抱諸膝或撫之背屈指如今已垂三  
紀悠悠離合之無定忽忽悲懼之相促何可盡言於  
今日耶此身積累日薄大缺無父何怙所依者公而  
踵門莫煩承誨無多雖緣塵冗之苦絆實坐誠意之  
淺薄反躬自訟是豈人乎嗚呼哀哉尚忍言哉方我



赴解幸公無恙千里函音一夕遽傳天蒼地黑似夢  
非真旋聞祖母沉痾轉劇蒼黃歸省所冀者天曾未  
幾何竟至不淑神理如何若此之酷未知泉下之相  
逢無異於人世耶抑冥然漠然不聞不覩而已耶嗚  
呼哀哉尚忍言哉噫知昧韜略者寧受金壇之鉄鉞  
器匪折衝者類寄玉塞之鎖鑰以公魁傑之標勇敢  
之才以之爲闔外之司命以之爲帷中之專籌何所  
試而不可哉而入纔五衛之卽署出則一鎮之節制  
世之知公者孰不嗟惜而公猶自適不以爲意則公  
之所不遇者時也公之所深達者理也孤夫一科之  
名官位五品之屈又何足爲公之得失哉壽踰七旬  
門耀雙壁三孫才華旣熾而昌生爲人所愛歿爲衆  
所悲公應無憾吾於公何悲也悲可已也而猶不能  
自己吾亦不知吾心也

祭內舅郡守金公文

嗚呼哀哉始吾祖考身不大施宜其食報在今後嗣  
嗟嗟我舅奚止於是莫謂福善理不可推休言仁壽  
天亦難知薄雲之義高世之資始旣生之終及廢之  
茫茫彼蒼是誠何爲人生到此萬事寧論固數之奇  
亦時之屯凡今之人孰率其天世皆詭隨公保自然



俗多矯偽公不外歸歷試四郡自有三尺誰能或干  
豪右屏息彼哉徇名視若將溷輕財喜施急人之困  
行古居今不容何病屈多伸少衆醉獨醒有才無命  
職由於此在公何憾後死之思孝友之性直方之德  
坦蕩之度曠達之識寔資家庭精能法理不設畦畛  
洞徹表裏鄭玄博古元順強記辦事集功益無難者  
苟使從政焉往不可委諸幹方無適非宜不能者人  
莫遇者時惟彼媚嫉亦已太甚薏苡爲珠萋斐成錦  
內省不疚千萬吾往公議未泯天日在上長沙暫謫  
孰不稱枉其何傷乎物自爲怪顧余無狀偏荷恩愛

誰無舅甥如公難再茲身積釁先子早背零丁何托  
賴有公在道之云遠莫類承誨黃猪建卯公宰江陽  
維時不肖亦守南方乞暇省墓歷造黃堂自我不見  
四歲于茲嶺外相逢斯亦一奇官事苦忙歸袂旋促  
悠悠離恨耿耿心曲那知此別便成永訣到今思之  
五內如裂我來自洛公在寧越道里雖左數日可達  
邑務多掣後日非暮潘輿之行擬由峽路何有於是  
爲公相遇一場承率期在此時公亦云云喜溢書辭  
病故爲祟母行少遲屢得公札云我苦跂寢疾之示  
承經屬耳謂是偶感勿藥可冀曾未一旬凶問奄至



天耶神耶胡寧忍此未遂一會忽隔千古早知如此  
遑恤他故塵冗所縛永負良晤天長地久此恨誰訴  
悲夫悲夫已矣已矣

祭內弟金都事秋萬文

哀哉春一今其爲地下人耶以王父種德之厚而不  
能食報於後耶以春一純明之資而未克受卑於身  
耶官纔一命壽慳五十雙親在堂忍割顧復之恩二  
孤呼天永忘眷愛之念一夢長辭脩夜不勝哀哉春  
一胡至於斯耶惟君孝友之性得之天賦仁厚之風  
不事嫺飾睦於親戚而咸得其歡心信於朋友而共

推其行誼接物以誠則無隱蔽於談間臨財喜施則  
絕係吝於膏中凡此無非古人之所難能末俗之所  
罕見吾之愛君非尋常中表之可比君之眷我視同  
氣兄弟而無間出入造次相依爲命垂于今四十稔  
矣孰謂一病五載醫藥技殫使我垂老之兄長抱無  
涯之戚耶嗚呼伯舅無嗣以君爲後兩家幹壘惟君  
一身而已舅姑何幸晚得男女膝下提携與君成三  
緒縈之昌謂自此可期善慶之應謂在今可徵初見  
賢弟之殤折續值徐妹之夭逝禍福舛施存歿驚心  
埋不可以推知情不可以覓譬而妹死周歲之間君



又奄忽而亡舅姑深年更無侍側之人哀哉春一胡  
至於斯耶賴有二子嗣續典刑雖窮顏氏之命可大  
王公之門推今日未盡之報責他年左契之驗者其  
不在是耶

祭族叔祖司議公元兩文

嗚呼世稱敦睦必曰蘧李克昌子星六世於此暨乎  
年來人事堪傷存其有幾惟公尚康喜公無疾祝公  
遐祉今亦已矣我終何倚風流情性放浪形骸恣意  
遨遊樽酒生涯何必妨仁治產自娛得其歡心無貴  
賤殊半世琴歌樂莫樂也七秩光陰壽則壽也其歸

安矣又何悲者容我後生曾不鄙夷奉以周旋百歲  
為期天罰不延吾宗厄耶大運有常抑公命耶私門  
失老慟復如何余時在疾公計遽屆爾曾來門袞穿  
心聲星霜易周暮而又期新春景物不改舊時公胡  
不歸閉此脩夜寂寞苔階淒涼亭榭聲婦影隻嗣子  
臨摧公何不顧掩彼玄臺言不盡意哭有餘哀一酌  
之奠中情是將洋洋如在歆此心香

祭族叔道益文

嗚呼哀哉吾李之南六世於公既熾而昌里閉是同  
禮洽報本義著惇宗人稱善曾世推望族二十年來



人事堪惻天割不延門禍孔棘諸祖若孫相繼零落  
獨公昆季尚幸康強惟德其厚謂壽必長那知一朝  
翁隨兄凶欲問之天天但蒼蒼欲詰之神神自茫茫  
哀纏宗黨痛均鄉邦與言及此只增摧腸始公髫年  
從我王父事子視情與義具先子同庚月日後先  
幼而同隊長又比肩幾共欣戚奄驚存歿肆惟薄劣  
偏荷眷恤奉以周旋百歲莫逆孰謂公凶乃如之速  
賴有賢嗣大其家聲門容駟馬望野干城積善之驗  
不已彰明居諸不留暮已再閱一酌之奠始在今日  
幽明永隔悲魂交深靈如有知庶幾降歆

祭族叔統相

道彬文

嗚呼哀哉一馬宇宙萬事七羊來孰爲懼去孰爲傷  
今而歸之是謂不亡嗟嗟我叔有蔚其章行篤於家  
名洽於邦存存不昧奚恫之長顧惟平昔不覺摧腸  
先祖先君世家南方自從選舉爰泊立揚京華旅食  
匪免荒涼尊府是賴舍館有常平生情義骨肉齟齬  
世緣川流人事火炬聚散欣戚幾回沾裳幸公與我  
文武歷敷聯步峻秩不顯其光公膺推轂粵自青陽  
才優鎖鑰望野叢廊相勗之言必在忠良有餘則推  
不及是匡將期白首此樂無央何時之屯何病之強



猶謂愷悌宜壽而康公在床褥我時出疆偏裨之托  
中情是將臨分脉脉握手下堂不忍遽捨有疾盈眶  
薊門遠塞曷日敢忘將歸有贈藥餌在箱回到榛店  
奄聞公喪夢耶真耶地黑天蒼一哭井堂痛若受鉅  
伯仲之歿僅周星霜德門荐禍神理何茫居諸不留  
祥而又祥昔日親朋咸造門墻而我獨後公務靡遑  
茲替迷豚敬薦一觴庶幾英靈來格洋洋

祭伯父寒竹亭府君文

嗚呼有祖考之德行而不卑之以壽有先君之才學  
而不儉之以年以從兄純明之資又未蒙先世之澤

方在青陽遽爾夭折天之降罰于我家者亦已不少  
延矣惟我伯父年雖向暮身尚康強毛髮未曾少衰  
肌膚不減盛年常意天將以畜於祖父先君與從兄  
者施之於伯父而俾享大耋之年矣孰謂禍福終乃  
無徵神理終乃不明偶然一疾奄至不淑耶以言予  
才局則足以辦事集功而官不過一命以言予文藝  
則早已累舉鄉解而名不登一科人間大限未滿七  
旬身後遺業只在一孫天平天乎尚忍爲此哉不肖  
從子惡積命頑不即死於先君捐館之日多年茹痛  
以至于今幸賴伯父眷愛異常慚非謝家之實樹過



崇疏傳之嘉獎謂功名可以致之謂家聲尚或繼之  
每加勸進日望成立顧余無狀質魯誠莽雖不能報  
答其萬一區區一念則常以先君之思惓惓於伯父  
耳粗以雕虫之小技誣得藝苑之虛名累叨解元遂  
忝金榜于時伯父喜不自勝孤露餘生竊嘗以此少  
慰伯父之心矣始吾伯父素之宜家之樂未有奠居  
之地半世經營晚卜滄津喜岡師遺躅之尚在幸棲  
息終老之得所祖母時在梅院余又移住歸巖徃彼  
來此不能十里朝趨夕謁莫間數日每值生辰集朋  
賓而燃樂或遇令節悅親戚之情話膾鯉秋江泛孤

舟而容與賞花春山縱鷹犬而翫娛既醉既飽以邀  
以遊且歌且舞載言載笑晚來徜徉庶遂初志而俯  
仰之間悲歡遽促一自祖母下世之後連遭膝下天  
殤之慘余且遠遊貪茲戀祿滄滄不歸冉冉度歲性  
又樸愚不適時用崎嶇於嶺海之表勞攘於簿書之  
中睽違之時常多奉對之口苦罕去年之春方任長  
城乞假省幄仍拜床下略設薄具執酌爲壽三載懸  
慕纔成既覲之懽數日叨陪還催惜別之恨雖緣官  
事之苦忙實坐誠孝之淺薄旋聞寢疾之報尚冀勿  
藥之喜而沉綿六朔一向危篤前後病裏之書說盡



悲苦之懷有曰人生一死理所必至而常恐一朝溘  
 然使汝長抱無涯之戚也每一看來心腸如割固知  
 衰年之疾難望回春而方受朝命主幹等城無計趨  
 候一任焦慮夜卜夢先晝占鵲噪千里凶音遽隔平  
 生天乎天乎尚忍為此哉嗚呼伯父之病也既未能  
 嘗藥餌伯父之歿也又未能視殯殮負罪幽明無地  
 自容惟埃城役之就緒準擬臨殯而一訣不料奉璧  
 之命又及在外之身萬里燕山半歲而歸舊亭之  
 寒竹含悲新原之宿草已霜人情到此宜作何如懷  
 耶曾未幾何轉遭狼狽重有一麾之行來守東海之

濱荏苒初暮忽過於奔忙形役之裏絲綿遠道一觴  
 未奠茫茫彼蒼此懷誰訴自念顛躓之蹤備嘗原隰  
 之勞飄轉六載之間曾無一日之安不知明年又在  
 何處筵前一酌未由躬薦織辭遠寄替陳虔誠回  
 首南天五內如焚

祭季父鑑湖府君文

嗚呼哀哉不肖無狀得罪於天方在弱齡遽失嚴訓  
 先君之思欲事叔父而誠孝淺薄無一事如意當叔  
 父抱病之日既未嘗晨昏而定省逮叔父屬纊之辰  
 又不得呼號而永訣叔父之殮也而不肖不得憑其



棺矣叔父之葬也而不肖不得臨其穴矣千里歸來  
宿草再霜孤負眷愛之恩徒增摧裂之痛自惟平生  
之罪戾有非荒驛之可歸未知尊靈尚或垂恕耶嗚  
呼哀哉昔我祖父積德于身而教成于家畜施於世  
而歸餘於後以叔父剛介之資明睿之識宜若繼文  
獻於家庭展步武於朝著而早逝藝苑才未售於一  
科逮登薦剡官不踰於七品當世之知叔父者孰不  
爲之深惜哉彼溷何有高其位而厚其祿金於腰而  
玉於頂者凡幾人哉而若吾叔父則始旣生之終又  
廢之天道之昧於禍福胡至於此而人心之怠於勸

善何嘗不在是耶嗚呼哀哉顧余不肖寧有一長而  
自在齟齬偏蒙獎許謂可以高大門閭謂可以紹述  
家聲每懼謏劣之甚未副策勵之勤倖竊科第歷事  
三朝早躋卿宰之列少答叔父之望而王事靡盬  
奉對苦罕京鄉迢迢歲月涓涓漸近遲暮之年益切  
懸慕之忱頃遭巨創返葬故里屢造床褥之側頻承  
警效之音傷先軌之旣遠撫往事而興喟丁寧訓誨  
常在於報酬君恩申復規戒惟恐其墜失先訓縱有  
愧於答揚庶不懈於佩服日月如馳三年奄過恩  
召屢降千里赴謝是時叔父之病沉痾旣久日後更



拜之難亦豈不慮而公義至嚴私恩莫顧黽勉就辭  
蒼黃啓程重嶠忽隔離恨日催尚冀神明之佑復有  
造拜之期豈料大限旋促凶音遽傳使我長抱無涯  
之戚耶嗚呼哀哉有生者必死有始者必終賢愚同  
歸脩短一致况七十之年不可謂不壽也三子之業  
不可謂不昌也顧瞻人世羨叔父者尚多悲叔父者  
無幾而哭不覺其失聲慟不覺其摧腸者出於猶父  
猶子之私也

祭從弟士綬文

嗚呼哀哉尻脊誰擇脩短一致達觀於此自遣以理  
非余獨昧奚慟爾死爾生於世事無如意轉育貧家  
寒饑莫避攻苦遺篇子史是記純明宜業強壯可恃  
未整長轡先催隙駟籌得春秋終二十二堂有雙親  
家無一子思割願復寂寞後事荊枯庭畔鸞子閨裡  
死而有知夫豈瞑爾肆余長慟有難寬譬昔奉祖母  
一堂懼侍出則聯駕入而其被名雖群從情均同氣  
自余遊宦雲樹馳思日下虛趨湖外作吏翩翩書尺  
眷眷寤寐尚冀休官追隨田里何知一夕凶問忽至  
夢耶真耶心膽欲墮一官羈人壙訣未遂伯父終歿  
門運苦否彼蒼者天胡寧忍此嶺嶠歸雲但有滄泗



燕塞萬里旋又奉使半歲歸來草已宿矣日月幾何  
暮且周矣梅湖物色去年無異爾何不知脩夜永悶  
興言及此安得制淚至痛在中言不可止無寧隱默  
萬事長已一瓣心香屑歌是冀

祭山翁士膺文

嗚呼哀哉不天孤露早失先子下撫羣季上奉天只  
儒素家聲每恐或墜君於是時年甫十二勉加攝楚  
立揚是也異幸君才學早有成就藝苑蜚英孰居其右  
曾未弱冠已魁解額連試有司如髭是摘紆青拖紫  
謂可立取何時之屯何命之謬秦書未報楚璞不售

一夢過身萬事亡羊人生到此可堪摧腸迹君終始  
只增永傷先人緒業終窶且貧寒衣饑食常後於人  
幼而如此長猶固窮我又計拙但切隱恫往歲承乏  
分符湖中君奉潘輿於焉來從完山齎府定省與同  
鄂不鞞鞞樂自融融然矣燕山余忽奉璧辭親別家  
路分南北班荆增恨相視脉脉荆門遠陽何日而忘  
萬里歸來各喜無恙暖眼幾時別魂還驚暫入京師  
旋出臨瀛猝聞君病我心如醒詢醫就藥庶幾求生  
瀉滯忠原狼狽堤鄉衝寒遠動轉輾添傷余躋頂玉  
移向邊疆握手旅泊有淚盈眶爲護將攝母氏仍留



王程苦忙詎敢夷猶勉不顧行詣萊州君幸少愈  
秋返鄉里潛心默禱日望有喜繼得鄉信移寓姊家  
證雖彌留稍稍向差誤迎庸醫鍼灸促亡命固有定  
治實非方緣吾遠在事謬乃爾塞外傳凶驚動若刺  
彼蒼者天胡寧忍此君常戀我我每思君水重山阻  
幾回看雲翩翩書尺苦道相憶官守有限參商終隔  
病未分痛發不憑床平生此恨地久天長且緣危疑  
送終違禮先塋之傍于以權瘞身歸淺土魂寄窮谷  
事事皆悲去去愈惻偏親暮境一味叫叩呱呼禱子  
子孀婦捨我猶可不念慈母九原千秋應不瞑目

寡嫂生涯猶子訓學兄弟尚在君可慰釋和柔之質  
仁厚之德玉溫儀形蘭茁標格物自無忤人亦咸得  
今歸何處無復來期悲夫悲夫已而已而我失時好  
孔遭顛躓虛罪山積浮駁亂騰書文章再逮牢狴  
始回鄉關荒原草宿今來自北初暮奄迫尊孟一哭  
詎展心曲有盡者辭無限者心靈其不昧庶幾來歆

祭始祖道村先生墓文

伏以蘊諸內而道德發乎外而文章惟其孝友之刑  
于家是以忠義之驗於邦夫何生世之不淑而值麗  
季之德涼明夷入於左腹美人遠於西方知松柏孤



直而易危奈霜雪不撓其剛賜於焉遵海濱而竊負  
幾年望日下而永傷講習麗澤則牧隱圃隱之德坊  
傾倒襟期則文忠文景之揄揚照耳目而不泯載國  
乘而亦詳迄茲千萬人之共仰足挹數百載之遺芳  
蓄于身既積而厚報於後宜熾以昌肆本支錫類之  
蕃衍凡幾人斷國而謀王經邦論道之任踵相接於  
前後扶顛持危之烈代不乏於朝行人稱善慶之胃  
國有瑞世之光如不肯竊祿于明時亦賴夫餘澤之  
綿長受三輔防禦之命鎮累世種德之鄉才慚丹  
驛之損戶祭極魏公之治相縫掖景慕爰講俎豆之  
典行路咨嗟指點衣冠之藏崇德象賢之念在凡人  
而尚然報本追遠之誠矧後裔而敢忘屬茲日吉而  
辰良敢用潔牲而辨香恭惟尊靈之不昧庶幾昭格  
之洋洋

祭九代祖參議府君墓文

伏以冰蘖其潔松柏其直當年事秦國人耳目憑几  
未命出自明辟不大厥施寔昌其後碩輔名卿接  
武朝右簪組燁赫古絕其比國朝人物是惟廣李  
不肯無狀誣眩昌時屬時缺帥王命尹茲旌旆生  
彩畫錦其祭敢用牲醴來掃封塋松檟如新霜露增



感伏惟尊靈庶賜降鑑

祭八代祖觀察使府君墓文

餘慶依及叨守是邦瞻茲崇封衣冠之藏消吉虔誠  
來侑一觴庶幾降監屑歆心香

新 思祭先考府君墓文

伏以人生於世孰不蕙終天之慟而罪大惡極復有  
如子者乎恭惟府君夙歲嬰疾盛年厭世而不肖無  
狀素乏誠孝生不能致其養歿不能盡其禮永割顧  
復之恩更齒平人之列俯仰天地悲愧恒深罪大惡  
極復有如子者乎穉年受學懶惰無匹提撕教訓亦

既勞止甲申赴舉實切僥倖之望而落魄歸來莫慰  
倚閭之情于時府君病已篤矣尋醫詢藥禱神求佑  
庶望回春終罹巨創與言及此腸摧心裂白蓮丹桂  
雖極榮耀荒原宿草只增感愴人生到此何以爲懷  
諸子兄弟俱甚無似而情深慈愛望功立揚執之恐  
陷而忍加捶林之噓之若飛而強其課讀辛勤鞠育以  
冀成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惟有得科顯親是諸子  
之職而風樹先催親年不待罪大惡極復有如子者  
乎嗚呼元禎於戊子之年並魁兩解遂參蓮榜辛卯之  
歲元禮魁鄉薛元祿魁蓮榜元禎魁京解今年又居



魁在鄉解亞元於殿試超叙七品筮仕于朝以兄弟則  
一家三魁以前後則五年七魁近世科名罕與爲比  
府君有知寧不怡悅而九原難作嚴顏莫及榮不奉  
對祿不及養罪大惡極復有如子者予嗚呼祖母今  
年八十有二一疾彌留痊蘊無期孝思維則無間幽  
明未知冥冥之中果有默佑之理耶憂病所繫不遑  
省墓還家閱月今始瞻掃不孝之罪到此尤著新  
恩官奠 國有盛典哀榮備至悲痛轉切一哭階前  
五內如割伏惟尊靈庶賜降歆

歸叢先生文集卷之五

歸叢先生文集卷之六

墓碑

同知中樞府事文公墓碑銘

文氏系南平集賢殿太學士公裕門下中書克謙江  
城君益漸俱顯于麗公諱希聖字敬修曾祖諱彥光  
贈司贍寺正祖諱瑞雲 贈刑曹叅議考諱貫道  
慶州判官 贈戶曹叅判妣礪山宋氏昌城府使純  
禮之女萬曆丙子生于寶城牛峯里十九歲捷武科  
拜宣傳官外除泰仁樂安高嶺端川水原定州廣州  
釜山永興屢兼防禦使歷慶尙左水使再除右兵使



或赴或不赴又歷全羅兵使以樞府同知兼副摠管  
訓練都正癸未正月十六日卒于京四月歸葬仁同  
金烏山下乙向原公貌偉氣豪才識超詣文辭瞻富  
筆法精健朋友知有將帥才勸投筆經史兵書涉獵  
殆遍事父母處兄弟孝友無間性喜儉約家無蓄積  
弓馬之技無與爭能妙年芮橋之捷大爲天將所驚  
服賞金二十移咨屢獎己未以關西防禦從兩元帥  
勦天兵初捷于深河被劄至富車地虜勢甚盛左右  
營瞬息而沒我師饑渴無鬪志會金將待元帥甚敬  
不逼降至搆天示信公與諸將就拘柵中明年尋和

議遣還三偏帥公乃得歸後屢受國寄一名宰輒引  
己未事劾之親戚勸一見解之而竟不肯噫彼時金  
人不加我以無禮公之不宜死審矣偏見之論苛於  
拘持惜哉然其懷材宿望諸將莫及故宰執遇軍國  
事多所咨決其病也 上遣醫視疾特賜御藥實異  
數也貞夫人清州鄭氏僉知進之女先二年卒葬同  
原一男榮立先歿孫世經亦無後而夫二女適兵使  
李晦朴胤武俱有子姓側室男通政榮振榮發女爲  
李嚮妻承旨吳達升妾者一母所有也銘曰  
惟德之厚而才之茂得之天者胡富也旣付之畀又



奪之翮遇於人者胡薄也彼溷何有以祿以壽亦延  
于後理昧福善生莫之展業且不行爲臣爲子忠耳  
孝耳焉用徒死金烏之岡背陰面陽寔惟將軍之幽  
堂

墓碣

都事蔡公墓碣

仁川之蔡祖於先茂代有聞人爲世望族十三世有  
進士諱禧於公爲高祖曾祖諱胤周娶元州金氏光  
原君伯謙之孫祖參奉諱泓娶永川李氏兵曹參判  
諱榮之女考諱應麟成均生負妣平山申氏習諱諱

寬之女以萬曆己卯十一月十四日生公諱先容字  
裕甫生六歲而孤孰喪終制如成人庚申登武科由  
部將轉宣傳官辛未以都摠都事出爲西生僉使及  
卒而歸家食廿載而卒卒之前夕聚子孫與之酒使  
各歌一曲曰明日我且死從此訣矣家人悲泣則曰  
人生有始豈無其終若輩無哀焉翼日屬續實壬辰  
十月十日也壽七十四卜得十二月甲子葬于美臺  
山乾坐之原淑人八莒都氏訓練院正興宗之女温  
柔無違德生於戊寅六月三日先公二歲而歿四月  
十三日爲諱辰生二男長楹次檝楹娶白元澄女生



三男五女男曰之瀛之沆之潭女長適進士鄭弘鉉  
次適徐錫禎李天柱二女未行穉娶楊遇元女生一  
男曰之沔早夭之瀛生四男皆幼葬之明年二孤將  
立石以圖不朽徵余銘義不可辭謹略叙如右

贈叅判文公墓碣銘

南平文氏高麗太學士公裕之後有諱瑞雲 贈刑  
曹叅議娶靈光丁氏生公諱貫道字重器萬曆癸未  
武科由部將壬辰爲恭浦萬戶倭寇充斥傍邑守皆  
駭竄公獨繕城固守激厲忠義迎擊倭船大破之安  
集使金相公玠謂公能得人死力并聞于朝路稷不

達褒賞遂不行自寶城移家昌寧甲午監河陽縣歲  
大饑懷重寶易斗粟者踵相接公飭家人曰乘時賑  
利災必隨之以治最不許代四年有去思碑通判慶  
州官長服其清甲辰巡察使辟中軍明年八月卒于  
大丘營邸壽五十六初葬昌寧移窆星州禿音山卯  
向原公器度剛方才藝博通治官正家率循法程節  
度公名位既達猶施善德之常戒之曰律身暫弛奉法  
少忽便不是孝親忠君人也節度公終身服膺焉配  
礪山宋氏府使純禮之女生三男二女長希聖即節  
度使以貴推恩銘曰



受之厚而施未究奈何乎公蓄於身而贏于後匪齋  
伊豐處家莅職生善沒令有坎其宮後人之敬

成均生負李公墓碣銘

夫士節躬修行策名于朝者時而已矣不得則居賢  
德善俗爲鄉黨所稱慕亦難矣隴西之畜仍居昆州  
者曰成均生負李公重亨字子會陶隱先生爲八世  
祖曾祖德沃不仕祖挺林 贈工曹參議考善繼禮  
賓寺主簿賜京山李忱女以萬曆乙未十月十七日  
生公旣長讀書爲舉子業甲子登上庠癸未二月二  
十五日薨孺而歿八月庚寅葬梧峴負友之原即隴

西公墓傍也配玉山張氏士人鳳翰之女癸丑歸于  
公先公三年壬辰生後公二十五年戊申終祔葬公  
墓下公率性醇謹待物平恕事父母婉而有禮絕羨  
去慕安時處順鄉人推爲厚德長者張氏曉習婦儀  
配君子無違德有六男四女長杜齊生子台明樞明  
及權繼鍵鄭昌門妻次杜文生女鄭必輝文自南妻  
次杜章生女李商老妻次杜光進士生子翼明奎明  
箕明井明軫明次杜萬未有室而天季杜長生子心  
明璧明極明畢明女長適羅必素生子彬彰彩穆及  
呂至和妻次適金垓生子世明次適朴尚真生子來



寶來朋及都重望妻李適禹汝姪生子錫璿錫璣繼  
杜文後者奎明也餘幼中表孫共三十餘人何其盛  
哉噫道敞樸散士鶩巧爲其不嫻歸營便賭榮規利  
幾人哉甚至忘耻與義藤攀蘿附者多銜於時守靜  
固窮之士終於布衣名湮沒而不稱悲夫吾先君與  
公托鄉井之好余實緣辱下風最舊進士君爲是徵

余銘銘曰

衣被乎文繡不能無愧於鄉邦食列乎方丈亦或有  
累於膏粱樂彼丘園有田有菜不愧以累無祿而康  
有蓄佳城寔惟先祖之傍緇繩百代庶幾無缺乎燕

嘗

處士金公墓碣銘

金氏新羅王者之裔食采于義城遂爲鄉貫移星州  
累世有曰關石叅奉是公之曾祖祖聃老副護軍考  
天澤生負娶碧琮李好仁女萬曆乙亥生公公諱楫  
字公濟性至孝養生事亾克敬以誠十九丁內艱二  
十一丁外艱繼而承重祖及曾祖母喪九年倚廬履  
禮如一日教養弟妹率勵諸子皆足爲處家法早從  
寒岡鄭先生益聞所不聞治子史爲舉子業命隻不  
偶已卯正月五日以疾逝卜得十一月十九日葬州



東七峴負友之原聘同州裴氏水軍節度使 贈參  
判揆之女婉嫺無違德內治贍舉宗黨咸服焉生壬  
午歿甲午十二月二十七日為諱辰合祔同塋生五  
男一女長男是瑩生子重昂重呂重寶及女李景東  
次是榮生子重華重恒重允及女文碩南禹錫圭李  
昌胤次是榮文科佐即生子重崑重聲及女李世封  
次是榮生子重珪重壁及女呂一和季是營以重壁  
為後女適李命銓生子濼浯不佞於諸胤辱知甚厚  
雖未及升公之堂顧其修於家著於鄉者聞諸父老  
則稔矣是宜銘銘曰

暴得之豐亦喪之易允矣君子歛德蓄施載贏其遺  
施于今子菀彼新阡有祀有梓夫藏婦隨封崇禮備  
銘詩在石以揚其燬

正郎孫公墓碣銘

始國子典籍孫公與吾王父參判公同 宣廟丙午  
文科有管鮑之契典籍三子皆以儒世其家仲曰禮  
曹正郎處慎字思叔吾先君推世誼相款洽不佞賣  
緣辱下風自齟年矣歲辛亥二月之六日公年六十  
五而卒慶山治西某坐之原是其衣冠之藏也公性  
孝友事父母處昆弟咸得其道謹飭自守居大丘丘



之俗好朋黨尤喜攻發人陰疵號為鄉黨自好者亦  
鮮能免獨公特立不比又以處於鄉者處朝廷故  
當路者雖不喜汲引士類多之自知讀書痛刻厲攻  
苦知名藝苑初由顯陵參奉轉繕工副奉事以壬  
午生員登丙戌文科歷典籍工禮兵三曹佐郎禮曹  
正郎忠清都事海美慈仁縣監屢兼春秋館記事記  
注官此其踐歷始卒也孫氏系一直即安東之任縣  
高麗判三司事直城君洪亮謚靖平歷左代言得壽  
檢校漢城尹永裕長興庫使寬知鳳山郡事肇瑞廣  
興主簿荀茂參奉世經至部將德雲娶春川朴世祿

女生諱遴是為典籍公娶若木柳氏 贈工曹參議  
興國女萬曆丁未正月五日生公公聘折衝將軍治  
燼宋後慶女未育以弟處恒之第二子是為後湜登  
武科將有以大其門閭歟銘曰

顯允維孫始洪其源亦畜之繁先公種德而施乃畜  
厥報宜食公繩祖武公幹父疊展也貞固質不近俚  
文不或肆無蔽於二長途未竟孰尸其柄不偶者命  
伊蓄之厚載羸于後嗣子是有有菟者阡馨享以綿  
庶慰下泉

府使郭公墓碣銘



郭氏系玄風者最久而顯有曰允賢仕高麗爲工曹  
與書生知永州兼勸農防禦使瓊始事我 朝生義  
盈庫使得宗是生知益山郡事安邦有水蘗聲歷三  
世至趕年十八登第弱冠爲大同察訪例兼搜銀御  
史時相沈通源憑椒掖勢赴京挾貸馱載十二匹盡  
焚之鴨江上坐罷累歲棲遲州郡位止宗簿寺正是  
公之曾祖祖再容不仕考嶙生負叔父再定養而子  
之娶進士瑞山鄭仁濬女公以萬曆庚子十二月二  
十三日生而穎秀六七歲綴文詞嘗隨人入山同  
行者作詩曰流急溪春雪未屬對公見石上有花即

應之曰花妍石戴春稍長入京魁陞補試中癸亥生  
負旋罷榜由甲子進士登乙亥別試隸國子監以黃  
山察訪陞典籍拜禮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除  
海美縣監不赴爲全羅都事檢覈田政一邑宰自負  
時望不奉法即罷之坐此位不振人謂有乃祖風遷  
國子直講禮部郎中丙戌以賀正書狀兼司憲府持  
平赴燕而歸惟以一篋書籍自隨 除直講不赴守  
秦安郡郡饒魚益前後吏競以販賣得能爲民患公  
一切罷之務在興學校成禮俗民賴清淨甲午由刑  
曹正卽陞昌原大都護府使一以治秦者治之親故



多在傍邑一無私焉丙申月正元日暴卒于高靈  
安林之私第年五十七初葬于茶谷治西水晶山庚  
戌移窆高靈貴巢院後麓某塋之原公諱弘址性  
孝友氣溫而厲色和而莊於論議不肯置廢劇初  
若無甚別白而內確執守臨利害無少回撓終以此  
不偶於時家食為樂詩酒自遣文章簡高聰明絕類  
經學子史外醫卜筮數堪輿諸家無不旁通有疎族  
嘗秉銓初見公甚器之致款款語公避媒進爇不踵  
其門筮仕在洛靜處一室非公事絕無私訪時有尊  
貴者來見但一往謝而已事諸父如所生愛羣從兄

身無間同氣故舊貧乏必賙之接賓客處鄉鄰咸得  
其懽心初娶昌寧曹氏承旨友仁之女生二女皆夫  
後娶全州李氏察訪漆之女生一男鐫娶元禎之先  
君 贈吏曹參判行弘文館副應教諱道長女未  
育取再從侄為後幼噫德可以垂俗才足以需時中  
道而稅未究其用又不昌其後天道果可徵乎銘曰  
庶大厥施胡才之未展也宜羸其遺何業之不行也  
銘詩在石將穹壤而無弊也指點起敬思以覺夫來  
世也

兩傳軒蔡公墓碣銘



灘隱蔡先生於吾先君爲外王父有丈夫子七人皆  
跌宕不羈以風流氣義相尚其第五曰禧陵參奉諱  
先見字明甫獨以儒學業其家爲士林所推當光海  
時賊臣爾瞻幽廢 母后瀆亂國經時則嶺之士合  
辭赴闕請誅之兩觀公尸其議 仁祖四年丙寅搜  
訪節義除寢即暫入京供仕而歸甲申十月十日年  
七十有一而歿越三十四年丁巳墓道之文始入石  
寧不悲哉謹按蔡氏系仁川高麗仁川君先茂爲鼻  
祖歷大將軍慎徵禮部尚書實文翰林待詔永年殿  
中內給事仲舒司設直長珪判軍器監環版圖判書

允臣刑部尚書元吉戶曹典書員河軍資少監沐司  
宰直長者副司正云實至進士禧娶昌原朴氏生胤  
周即公之曾祖祖諱泓參奉娶兵曹參判永川李榮  
女考諱應麟生負是爲灘隱先生教子弟有法處鄉  
黨以義妙齡負文名崑蓮榜即拋舉子業等二亭琴  
湖上絃歌詩酒以沒世世謂江上仙娶平山申寬女  
萬曆甲戌正月十五日生公性儉約不事嫺飾有謙  
謙君子之風幼耽書史至忘寢食長游藝苑以文詞  
著聞中丁巳生負累辭不第士論惜之先娶崔氏無  
子女後聘吉安林荀女生二男集杞集二子養以慶



从祀一子之孝也葬在八公山下内洞午向原從先  
兆也養以謹於奉先規爲不朽計謁余文記其行治  
庶幾有後哉銘曰  
其言訥訥其行循循結義抗疏寔扶彝倫縱闕其塗  
有孫振振是謂食報猶賈必售我操是契永詔于後  
有坎其室公山之陽無缺以壞奕世彌長

洛川裴先生墓碣銘

宣祖初即位治尚儒術以爲作士莫先於蒙養擇有  
經學者充教官時則有洛川裴先生諱紳字景餘首  
膺是選盖先生早從南冥先生聞爲學之方旣成就

正於退陶李先生之門故從學者數百人率被開導  
之益世謂一命之士事其事乃如是苟卒其用足以  
廣聲教敦化原不幸以疾歿京邸是萬曆癸酉十二  
月十七日也始以正德己卯十二月生至是年五十  
五搢紳韋布相吊出殮歸衣服以襚明年二月葬高  
靈縣鳳翔南岡按裴氏起星州麗未有中即將用臣  
移玄風於先生爲五世祖曾祖孝遜上護軍祖統副  
司果考嗣宗參奉娶密陽朴氏生先生幼有異質七  
歲從同縣金掬受學學日進同群兒遊道上遇一邑  
宰呵擁而過羣兒皆匿先生端拱獨立宰就館召與



語指瓦屋呼韻索詩即應之曰風磨雨洗碧鱗底  
得高標問幾春我願君王亦如此鴻恩皆蓋九州人  
宰大奇之十七歲學於嚴漢卿氣度莊肅已有老成  
人規範嚴家麗人見先生謹飭有守解其紉挾之冊  
以試之先生辭主人曰未學聖賢事只污聖賢書請  
去麗人大慚金捩邁癘殆不與親戚莫敢顧先生躬  
日夜執藥物救而得甦後捩病且死以其子托之學  
既通遊太學爲同輩所推先嘉靖壬子丁父憂時當  
已卯乙巳黨錮之後士以言禮爲戒喪制大壞而發  
殯葬祭一從朱文公家禮辛酉因慈旨應舉中進士

乙丑田太學薦除南部叅奉明年移慶基殿尋改敬  
陵以親老歸復除慶基殿叅奉不就戊辰先孺人歿  
執禮如前喪服闋除水庫別提又不就及爲教官盧  
蘓齋許草堂諸賢勸之仕屈意就職務令學者優遊  
探索循序漸進不許躐等座右書九容九思使常日  
在之曰爲學必內外交修不可偏廢也先生居處必  
嚴動作有儀人畏而愛之得於觀感者尤多有宰執  
憂子彖不舉教責令就學數月便能折節修行人稱  
其誘掖之效常曰學要躬理踐實扁其室曰敬齋每  
對卷終日揭聖賢宗旨以自勸嘗讀大學誠意章下



朱子審幾之說歎曰舜跖之分都在此此而不察無所用其力也居家之節內外有禮孝父母友兄弟忠於交友言必信行必敬對學者每以安肆逸欲爲戒又曰學者於勤苦中須覓無限意味與鄉人處未嘗一言及時政有君喪輒不食肉三年曰君親之義事之如一食甘脆不安於口也喜讀易文章贍麗有法一時詞林大家多以爲不可及作南冥實記松溪行狀郭存齋趙朴大菴惺皆出其門下夫人密陽孫氏配君子無違德生二男三女男疇疇安士信鄭仁洽郭求鎮其婿也仁洽生貞疇生繼緒以行誼爲秦陵

參奉繼緒三男後迪後度後垣疇早歿後垣持眉叟許先生狀要不佞以薦牲之刻噫不佞尚可以不朽先生乎顧元禎生也後雖不得樞衣於函丈嘉言善行得於人之耳目則稔矣是爲銘銘曰

裴爲著姓興安伊始綿緜代序舊有聞士胥宇苞山卽將是徙中世而躋蓄德無位厥報不爽先生以起先生之學從事格致亦有文章汪洋大肆蘭幽播馥蜃伏褰氣象以養正縫掖慕義世教大裨誰言職庠始豐其罕卒奮其施多收寡發卜世有嗣載烈寸石我詔後禩指點起敬無缺以圮



南溪康公墓碣銘

文肅公愚伏鄭先生晚起南服以道德文章伏一世  
賢豪多從之游同州而居甚相款者有南溪康公諱  
應哲字明甫始公負異能卷而懷之與文肅公行藏  
異致位又不同特志操行誼為先生所愛重按載寧  
康氏上世有監門衛上護軍迪純仕高麗歷中門祗  
候翰密直副使文烈至左正言慮始仕我朝又歷副  
司直繼祖訓導琬叅奉做生士敬天文習讀 贈漢  
城府右尹聘星州李氏承訓即後之女判書自堅之  
孫是為公考妣嘉靖壬戌九月十四日生公聰警絕

類三歲能諫書五歲書江山風月四字字大如斗見  
者稱神童蕙齋盧相國作詩羨之有人間丹鳳見地  
上石麟行之句詞林諸彥相與步其韻聲聞日播姜  
相國士尚按嶺南招致洛東觀水樓見樵夫載薪于  
艇泛中流呼韻索詩即應曰割盡秋山一半青滿艇  
橫載泛滄溟幾驚鷗鷺烟波夢晚泊東吳落照明  
時年十歲一時膾炙庚寅魁辭額中進士遂拋舉子  
業專意進脩功癸亥薦拜沙斤察訪廉謹律身馬  
政無舉繡衣廉使交書上其績明年棄歸有宅畔水  
石之勝日與鄉黨親舊崖巾徜徉佳辰令節詩酒遣



與因以南溪爲號文肅公詩風月滿溪高枕卧自言  
專壑勝封留蓋喜其嘉遯也乙亥五月二日以疾終春  
秋七十四上草田負壬之原即衣冠之藏也公性篤孝  
生歲二周祖母有疾滂沱不離側八歲丁內憂十四  
歲哭先君皆執喪如成人以早失怙恃爲平生至痛  
至老死如一日每晨興謁家廟祭儀一遵朱子家禮  
祭需必躬親點檢或令子身分職具饌不以委諸婢  
僕龍蛇之難化離饑饉遇先忌則雖蔬糲必薦未嘗  
廢祭在家嚴內外之辨教子申敬義之訓待宗族外  
黨咸得懽心事姊如事母其病也躬日夜執藥物早

從事師友間於禮學多所講明故遇變禮者就咨焉  
凡於書必探其意趣精其句讀嘗讀孟子書至伯夷  
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不取東國諺解曰作  
是文王作也興是伯夷興也以文王作興爲句者誤  
也及文肅公之赴燕也有陳童子者偶講是章如公  
之句絕文肅公歸語門人曰中原人必有所受之也  
南溪之解爲得云初娶 贈左贊成晉州鄭汝寬女  
即文肅公之姊也無子再娶草溪卞懷璧女生男用  
侯進士三娶豐壤趙壽福女生三男二女男用良用  
正用直女適進士申震望朴致華孫女適府使姜汝



康者用佚出也男融濟女適同知鄭后亮者用良出也漢灑淳用正出也男德女適鄭堯翊正言孫萬雄士人洪道原者用直出也繼用佚者灑也申震望生一男曰默曾孫男女七十餘人於戲盛哉銘曰  
爵尊九級資厚千倉其至自外厥有不常匪財亦饒無位且崇不梳以匱得之在躬伊誰有是南溪康公如金在泥如玉蘊積有彩不衍報以世德世德維何子賢孫良永言孝思受報宜長清名今聞幽壤不埋式彼行路無毀其階

栢浦蔡公墓碣銘

世所謂士之窮者朝焉而名位屈家焉而簞瓢空者皆是是誠窮矣顧資之以而用不竭者惟無爵而尊不貨而饒者能焉與驕位侈祿人與而人棄之者果孰為窮也近有仁川蔡公諱懋字子厚以詞賦鳴選解額者凡十八居魁者四二十五舉進士四十六始釋褐隸國子監連原察訪成均典籍止騎省分署負外郎捨簪笏歸老洛水濱糟糠不厭未嘗動其心向所謂無爵而尊不貨而饒非斯人之謂歟人皆惜公之窮公獨不自以為窮非德之尊才之富而能如是予臯祖曰先茂仁川君喬是以降顯者十一世中



替者五世考諱夢硯從事寒岡鄭先生之門攻苦學  
問先生之卒也年六十而終心制娶竹山朴氏培之女  
領議政元亨之六世孫萬曆戊子生公聰警拔類七  
歲讀書通大義十一歲詩語驚人十四魁夏課幼受  
業於姨叔樂齋徐先生尋從吾王父石潭先生學易  
受乾坤二卦餘皆以類而推晚登第不偶於時遂絕  
仕進意其為馬官施惠政及歸有去思碑後十七年  
辛亥歲大饑吏卒聚米來餉公之德人人深如此前  
後喪殮殯葬必以禮 國恤葬前先賢諱日皆不  
食肉老而猶然手不釋聖賢書以終身所著述甚多

佚於回祿今有略千篇藏于家配安東金氏 敬陵  
叅奉慶建之女禮曹叅判彥沉之曾孫戶曹佐郎朴  
荀之外孫克孝以敬主中饋無違萬曆辛卯生辛亥  
正月十九日終與公同葬大丘松臺山坎坐原有五  
男二女長瀛傑生員次瀛佑瀛備瀛任女適琴  
碩達金順達瀛傑二男稟集瀛侍二男集榮瀛佑三  
男四女琛瑛瑛鄭堯臣朴葵二女未行瀛備一男四  
女尿朴陽昇三女未行瀛任二男四女皆幼琴碩達  
一男篆三女長適南後陽餘幼金順達一男泰曹二  
女適李斗臨鄭千齡內外孫曾男女數十人銘曰



顯矣蔡氏世有聞士接武青史爰洎先公蓄德于躬  
受報宜隆公率詩禮多才多藝謂途無滯早謝世紛  
留意典墳歛跡河汾亦有淑人終溫且仁恪奉繫類  
偕老一堂卜藏同岡寔維面陽我揚其燬垂示百祀  
無缺以駭

孤村李公墓碣

公諱心弘字毅甫姓李氏號孤村廣州人在麗末有  
判典校寺事迨村先生諱集爲始祖刑曹參議兼  
實文閣直提學諱之直禮曹參判諱禮孫即六世五  
世祖也高祖諱克堅左通禮曾祖諱執承任即祖諱

德符進士考諱遇慶訓練參軍娶高靈幼學李公漢  
禎之女以隆慶己巳四月六日巳卯生公于星州上枝  
村孝友成性聰明絕類不煩提誨文詞日進長而爲  
詩句圓意活無繁音促節深得作者之風一時文衡  
之士無不艷歎屢舉鄉解輒屈於禮部庚寅國舉  
優老之典躋頂玉越八年丁酉八月八日終得壽八  
十九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庚申葬于雲洞山先  
塋下子坐午向之原配水川僉知田公時統之女籍  
昆眉以乙亥八月二十一日生先歿於己丑三月三  
日享年七十五同原而異室無男有一女適全義後



人李重榮生四男長奎徵早夭立後次斗徵台徵翼  
徵女適梁山後人李亨龜所著詩四卷藏于家不遇  
于時者或傳於後耶

墓誌

縣監李公墓誌銘

上之四年癸卯九月十四日故積城縣監李公卒于  
星州茶村之私第十月二十五日葬慶山治之西窟  
山負西之原葬之明年其孤嚮撰次公世系踐歷徵  
余以幽堂之銘噫不佞尚可以述公平生饒之石而  
徵之後哉顧念公於吾先君有舊公之二胤又辱不

佞以宿昔之好義不可以短於觚墨辭遂就其狀略  
加彙括而叙之按公諱之馨字汝薰其先全義人高  
麗太師棹之後也著組蟬聯為世望族曾祖諱似縣  
監祖諱慶斗 贈叅判考諱宗澤叅奉妣星州呂氏  
文科郡守大老之女大司憲柳景深之外孫公以萬  
曆丁酉二月二十三日生崇禎癸酉舉進士乙酉拜  
光陵叅奉例遷濟用監副奉事尚瑞院直長庚寅  
陞司道寺主簿未幾坐事罷冬叙拜平丘察訪畿驛  
素弊又值北使絡繹殆無以保公至則撫摩疲卒脩  
舉馬政為六郵最方伯上其績 特賜表裏以褒之



考滿還鄉癸巳春莅積城約已奉公民懷其惠乙未  
解歸壬寅秋患疾沉綿歲餘而卒春秋六十七公率  
性謹厚襟懷坦易待人接物務以謙卑自牧居官任  
職必以怠勸為戒家業素豐自奉頗饒而推其餘以  
周貧乏未嘗有一毫加人之念故其生也知之者無  
不愛其死也哭之者無不哀配坡平尹氏都承旨銑  
之女凡舉二男三女男長璪生負次玆文科兵曹佐  
郎先公卒士人趙時瓘崔斗南生負姜獻之其婿也  
齋前娶縣監金猷女無子女後娶縣令金垞女生一  
男二女男曰道濟女皆幼玆娶府使洪錫武女生二

男四女男文濟仁濟女皆幼趙時瓘三子四女姜獻  
之一子三女側室子二人曰玆曰璠銘曰  
全岐之李世植璋大夫克生寔紹前光勤職於公  
善俗于鄉蓄之既厚卑之宜彰是有是似而熾而昌  
押梁西岡實惟朝陽崇封四尺大夫之藏

荷塘金公墓誌銘

豐才奮施自古何限而近世論者咸為荷塘公惜之  
公蓋 穆陵時人今其歿將百年年愈遠則迹愈泯  
顧藐然後生安能不朽公乎惟其遺風餘馥得之故  
家者稔矣叅以紀傳之槩而叙之安東之金系出新



羅宗姓麗季有司憲掌令長歷書雲觀正綏司憲  
執義旌慶尚道觀察使自行揚州牧使 贈史曹參  
判叔演至大司憲希壽號悠然齋是公之曾祖祖諱  
曾歷弘文館直提學陞僉知中樞府事號東阜連父  
子以文行善草諫聞於世考諱弘度有文章有風節  
司馬試及文科俱擢壯元文臣 庭試東湖對策并  
居魁卒官弘文館典翰以直道見擯竄北塞以卒評  
詞林者與金駟孫朴閻相甲乙周博過之云聘平昌李  
氏忠義衛希哲之女弘文正字光之孫有二子公其  
長也嘉靖壬寅生以文學行義世其家擢萬曆丙子

別試選入藝苑自悠然齋逮公四世並賜湖堂暇歷  
玉堂兩司天官即從儂使唱酬皇卒與許荷谷對洪  
荷衣迤迭爲填荒世稱三荷劄論李栗谷專擅忤  
上意貶守知禮縣一年而卒是甲申九月之四日  
也春秋四十三公容姿秀美天分甚高澹然無物累  
事繼妣盡孝敬以義方教弟第判府事晬爲 宣廟  
朝名臣人謂是兄宜有是弟弟恩津宋氏判書麟壽  
之女生二男曰誠立承文正字正立郡守二女適判書  
李慶全士人朴燉郡守三男曰振觀察使繼正字後  
棧生員撫監察三女適教官李齊沆郡守羅襟觀



察使趙碭判書五男曰厚吏曹佐郎以翰林阜進士  
自早夭袁參判一女適大司憲趙壽益振三男三女  
大成大獻大智柳命千金壽蕃蔡時龜栳一男大鏡  
撫二男三女大賚大錫洪景河朴玄圭鄭泰岳公諱  
瞻字子瞻荷塘即其自號也廣州草月鏡水負甲之  
原實藏衣冠夫人祔焉以孫推 恩贈承政院都承  
旨銘曰

顯允惟金肇自鷄林昌于永嘉聞人碩士接武青史  
寔惟大家悠然中奮東臯垂訓先公脩姁聯延代序  
公述厥緒直聲詞華道蘊才奇而闕大施天邪人邪  
不祿以壽歸餘於後世德愈遠

碑陰

始祖墓碣重建陰記

國朝人物之盛廣李為最公其始祖也公諱唐在高  
麗起州吏為生負娶仁華李氏生五子皆登科曰建  
曰集是為道村先生曰希齡自齡曰省道村以道德  
文章鳴于麗李忤賊僧辛毗恭愍戊申負公逃避于  
永川同年崔元道家明年己酉公歿元道益喪一如  
其親葬于其母墓下即郡南蘿峴子坐之原道村之  
後益昌大三子之直參議有清名直節之剛左參贊



之柔牧使參議三子長孫舍人仁孫右議政禮孫參  
判議政五子又登科克培領議政克堪判書克增判  
中樞克墩左贊成克均左議政七世孫浚慶九世孫  
德馨皆為領相有周召之望參議克圭參判克基大  
司憲世弼判中樞世佐判書潤慶都承旨世匡觀察  
使世佑世貞僉樞世傑參判英賢重慶判決事時茂  
承旨德悅參判廷立參議潤雨知中樞必榮觀察使  
如璜并以文學顯其餘擢科名躋膺仕者殆不可勝  
載判書斗信亦自齡之曾孫也七世孫宜慶守清道  
為之立石實隆慶庚午歲也年久踏折方謀改為會

外後孫沈梓觀察是道命工立碣蓋灘叟先生延慶  
即公七世孫而觀察公即灘叟之五世孫也嗚呼公  
之歿于今五周已酉為三百年而墓表重新豈亦有  
數耶夫人墓在廣州而失其所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六



